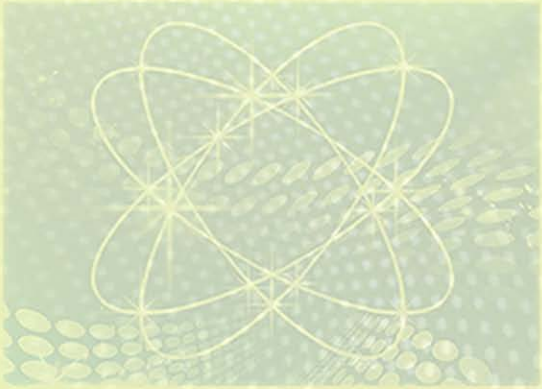
语文新课标必读

巴黎圣母院精选（下）

原著：[法]雨　果
编者：鲁礼容



远 方 出 版 社

◉ 语文新课标必读 ◉

巴黎圣母院精选（下）

原著：[法]雨　果
编者：鲁礼容

远 方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圣母院精选.下/鲁礼容编.—2版.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7.11

(语文新课标必读)

ISBN 978—7—80595—989—4

Ⅰ.巴… Ⅱ.鲁… Ⅲ.①语文课—阅读教学—中小学—课外读物②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Ⅳ.G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31715号

语文新课标必读

巴黎圣母院精选(下)

原　　著	[法]雨　果
编　　者	鲁礼容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年11月第2版
印　　次	2007年11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80
印　　数	3000
字　　数	2700千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595—989—4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再版说明

《语文新课标必读》是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组织编写的一套面向广大中小学生的优秀图书。自2004年10月首次出版以来，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同时，他们也对这套丛书的改进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们针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并结合中小学生语文教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在原书的基础上又重新做了细致的修订工作。

再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的最大特点是，以优化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增强他们的阅读能力，推行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为宗旨，知识性更强，实用性更强，针对性也更强。

再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焕然一新，必能成为中小学生朋友的良师益友，成为中小学生家庭的必备藏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2007年11月

前　言

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要求学生认真阅读。为了贯彻落实这个新的教改方案，让广大学生能读到更多更好的书，提高语文素养，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我们重新修订了《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从内容上看，这套丛书所选篇目篇篇精彩，字字珠玑，其中包括哲理警句、成语典故、道德伦理、人文史话等等，这些作品饱含了作者的心血，融入了人类文明的血脉，是人类社会宝贵的文化遗产、永恒的精神食粮；从特色上看，这套丛书重点突出，搭配合理，通俗易懂，既符合语文新课标的要求，又注意与课内篇目的衔接和互补，同时在每篇作品的前面设置了作者简介和作品分析两个版块，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与作品相关的知识，十分有利于阅读和鉴赏。

我们坚信同学们认真阅读这套丛书之后，可以打好“精神的底子”，进而开阔眼界，终身受益。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你们忠实的帮手，让你们实现高品位、高素质的美好人生。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八卷

一　金埃居变成了枯叶…… 1
二　入狱门要舍弃一切希望 …… 11
三　母　亲 …… 25
四　三个男人心不同 …… 30

第九卷

一　热　病 …… 42
二　驼背、独眼、瘸腿 …… 50
三　聋　子 …… 54
四　陶土瓶和水晶瓶 …… 57

第十卷

一　“当你的乞丐去吧!”…… 68
二　快乐万岁! …… 70
三　帮倒忙的朋友 …… 79
四　法兰西国王路易先生的祈祷室 …… 92

第十一卷

一　小红鞋…… 119
二　美丽的白衣女郎…… 129
三　孚比斯成婚…… 136
四　卡西莫多结婚…… 137

第八卷

一　金埃居变成了枯叶

格兰古瓦和整个圣迹宫都提心吊胆,焦虑不安。一个月来他们不知道爱斯美拉达遇上了什么事情。这使得埃及公爵和他的无赖汉朋友忧心忡忡;也不知道小山羊遇上了什么,这更增加了格兰古瓦的痛苦。埃及姑娘是在某天晚上失踪的,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活着的迹象。任何的搜寻都没用,有几个爱嘲弄人的乞丐告诉格兰古瓦,那天晚上他们在圣米歇尔桥附近,看见她跟一个军官跑了。可这位接受波希米亚风俗的丈夫是个不轻信的哲学家。再说,他比谁都清楚,他妻子坚守贞节到了何种地步。他领教过护身符加埃及姑娘这双重贞节所导致的毫不动摇的美德。他已经用数学方法计算过这一贞操观念的二次方所产生的拉力。所以他在这方面完全放心。

因此他无法解释这次失踪。这是内心深处的忧虑。要是可能的话,他会为此而再消瘦下去。他忧虑得忘却了一切,甚至他的文学爱好,他的大作《论规则和非规则修辞》都被他弃之脑后,

他本想一有了钱就送去出版。

一天，他满腹忧伤地走过刑事法庭，瞥见司法宫的一扇门前挤满了人。

“出了什么事?”他向从里面出来的一个年轻人询问。

“不知道，先生。”青年回答，“听说，要审判一个杀害近卫骑兵的妇女。案内好像涉及巫术，巴黎主教和教会法庭都来过问了。我哥哥是若萨的副主教，一辈子都管这类事情。可是刚才我想找他说话，人太多了，我挤不过去，真叫人扫兴，我可等着钱用。”

“哎呀，先生，”格兰古瓦说，“我巴不得能借些钱给您，可是我裤袋有洞，存不住钱，尽管不是被金埃居戳破的。”

他不敢告诉年轻人他认识他当副主教的哥哥。他们那次在圣母院大堂里晤谈以后，他一直没有再去找他。这种疏忽使他局促不安。

大学生自顾自走了，格兰古瓦跟随着人群登上通向刑事法庭的楼梯，他认为再也没有比观看刑事审讯更能解闷，因为法官一般都愚蠢可笑，会使你忘却烦恼。他夹杂在人群中，摩肩接踵、一言不发地走着，司法宫的走廊蜿蜒迂回，长而昏暗，如同古老建筑的地下水道。在这长廊里走走停停十分乏味，格兰古瓦走了很久，最终走到了一扇矮门之前，里面是一个大厅。他的高大个儿使他能越过济济的人头，朝里张望。

大厅宽敞阴暗，而这又使它显得更加宽敞。天色将晚，尖顶的狭长窗户只能透进苍白微弱的光线，在到达大厅拱顶前就消失了。拱顶上雕花的横梁构成巨大的桁架，上面许多雕像似在

阴暗中隐约蠕动。桌子上已经点起几支蜡烛,微弱的烛光照亮了埋首在文件堆内的录事们的头颅。大厅的前半部分为听众所占,左右两边的桌前坐着穿法官服的人员。在大厅尽头有个突起的审判台,坐着许多脸色阴森、脸皮绷紧的法官,最后几排已淹没在黑暗中。墙壁上到处是百合花图案,隐约还可见到在法官头顶上面有一大幅耶稣画像。到处是长矛长戟,它们的尖头在烛光下闪烁。

“先生,”格兰古瓦问他身旁的听众,“坐在那儿像开主教会议的人是些什么人?”

“先生,坐在右边的是大法庭评议官,左边是审讯评议官,教士老爷们穿黑袍在右,法官大人们穿红袍在左。”那人回答道。

“他们上首,那个满头大汗、脸庞通红的胖汉是谁?”格兰古瓦又问。

“那是庭长先生。”

“他身后的那几只绵羊呢?”格兰古瓦接着问。他不喜欢法官,这点咱们以前已经说过,可能是因为他的剧作在司法官遭到失败,他一直怀恨在心。

“他们是王宫审议官大人。”

“他前面那头野猪呢?”

“高等法院的录事。”

“他右边那条鳄鱼呢?”

“那是菲力浦·勒利埃先生,国王的特别律师。”

“他左边那只胖黑猫是谁?”

“雅克·沙莫吕先生,国王在宗教法庭的代诉人,坐在他旁

边的都是宗教法庭的大人。”

“哦，是吗，那些蠢蛋在那儿干什么？”格兰古瓦又问。

“他们在审理案子。”

“审谁？没有看见被告呀。”

“是个女人，先生，您看不到她。她背对着我们，而且，被前面的人群挡住了，您瞧，前面有一堆长矛，她就在中间。”

“那女人是干什么的，您知道她名字吗？”格兰古瓦追问道。

“不知道，先生，我也是刚到。不过，我猜这案子与巫术有关，因为宗教法庭也参加了审判。”

“那好，咱们又可以见到这帮袍子先生吃人肉了。这种场面跟以前的一样。”哲学家说。

“先生，您不觉得雅克·沙莫吕先生的样子挺温和吗？”邻座说。

“嗬，说鼻子尖削、嘴唇细薄的人温和，我从来就不信。”格兰古瓦说。

这时，前后都有人制止他们俩讲话，大家正在谛听重要的证词。

“各位大人，”有一个老婆子正在大厅中央陈诉，她的脸被自己的礼服遮住，整个人看来就像是一堆会走动的抹布，“这事情就像我叫法卢台一样是千真万确的。最近这几天，有人对我说，法卢台老婆子，别在晚上纺线纺得太晚，魔鬼喜欢用它的角梳理老太婆的纺纱杆，真的，去年在圣殿周围游荡的幽灵僧侣，今年在老城游荡，法卢台老婆子，小心别让它敲你的门。有天夜里，我正在纺线，有人砰砰捶门。‘谁啊？’我问。外面骂骂咧咧，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完没了。我开了门,进来两个人,一个穿黑袍,另一个是英俊的军官,穿黑袍的只露出两只眼睛,像两盆熊熊的炭火,其他就只看见斗篷和帽子。他们对我说,圣玛岱房间——这是在楼上的那间房间,各位大人,那是本店最干净的客房,他们给了我一个金埃居,我把它塞进了抽屉里,我说:明天可以到小亭剥皮场去买点牛肚羊肚了。——我们上楼——到了楼上的房间,我刚一转身,那个黑衣人就不见了,把我吓了一跳。那个军官倒是个漂亮的大老爷,他和我一起下楼,然后走出店门。我还没有纺完一小束线,他又回来了,还带着一个漂亮的姑娘,要是衣着打扮得好一些,那她就像一个阳光灿烂的娃娃。她牵着一只公山羊,一只挺大的公山羊……我不喜欢那些又长胡子又长角的畜生,这家伙像个男人。可是我什么都没有说,我拿了人家的埃居,我领姑娘和队长上了楼上那间房间,我让他们俩单独在一起,也就是说,同那头公羊在一起。我下楼又开始纺线。我那时正在纺线,不知为什么我想到了那个夜游僧侣,这是那只山羊在作祟。还有,就是那个漂亮姑娘的穿着真有点古怪!突然,我听到一声厉叫,紧接着有个什么东西跌倒在地板上;随后又听见楼上有人开窗。我跑到底层自己的窗子跟前——上面就是二楼的窗户。我看见有团黑乎乎的东西在我眼前一晃,掉到了河里,是个幽灵,穿着教士的黑袍。那晚有月光,我看得一清二楚,它朝老城方向游去了。我吓得浑身直哆嗦,叫来了巡防队。那些卫兵老爷进来了,一开始他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而且又在兴头上,就揍了我一顿,我向他们作了解释。大伙儿就一起上楼。我那可怜的房间里全是血。队长大人颈上插上一把匕首,直挺挺地倒在血

泊中。姑娘在装死，山羊完全吓呆了。等一等，我还遇上最倒霉的事情，那就是第二天我想取出那枚埃居去买牛肚，我发现在抽屉里竟然是一片枯叶。”

老太婆闭口不说了，听众席上惊恐万分，到处都在嘀嘀咕咕。

“这个幽灵，这只公羊，全都有点巫术的妖味。”坐在格兰古瓦身旁的人说。

“还有那片枯叶子！”另一个说。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巫婆串通那夜游僧抢劫军官。”第三人说。

格兰古瓦自己也差不多觉得这一切很可怕，而且可能都是真的。

“妇人法卢台，”庭长大人威严地说，“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有了，大人，”老婆子说。

那位被格兰古瓦称作鳄鱼的法官站了起来，说道：“安静！我请诸位大人不要忘记，在被告身上找到了一把匕首。——妇人法卢台，你是否把那片枯叶带来了？就是魔鬼给你的金埃居所变成的那片枯叶。”

“是的，大人，我找到了，就在这儿。”她回答。

一个执行吏把那片枯叶转呈给鳄鱼，难过地摇摇头，又把它递给庭长。庭长又转递给国王在宗教法庭的代诉人，就这样，一个传一个，枯叶在大厅里转了一圈。

“这是一片桦树叶，是巫术的又一证据。”雅克·沙莫吕先

生说。

“见证人,”一名评议官发言,“你说有两个男人同时上了你家二楼,一个是黑衣人,随后不见了,后来又见他穿着教士衣服游过了塞纳河;另一个是军官。那么,是谁给了你那枚埃居?”

老婆子想了一会,答道:“是军官给的。”

这时,国王特别监诉官菲力浦·勒利埃大人再次发言:“我提醒诸位注意,被害军官在床前笔录证词中说,那位黑衣人在路途和他搭讪,他当时就隐约怀疑此人可能是夜游僧侣。这个幽灵竭力怂恿他去同被告苟合。被害军官还作证,当时他身无分文,是幽灵给了他埃居,再由他付给法卢台做房钱。因此,这枚金埃居的确是一枚冥币。”

“诸位手上都有证词卷宗,可以核对孚比斯·德·夏多佩的证词。”特别监诉官一边坐下,一边补充。

一听到这个名字,被告就站了起来。她的头高耸在听众之上。惊骇的格兰古瓦这才认出她就是爱斯美拉达。

她脸色苍白,过去总是编结得十分光洁的头发,还缀饰着金属饰片,现在却杂乱地披散下来,她的嘴唇发青,眼眶深陷得怕人。唉!

“孚比斯!”她茫然地叫道,“他在哪儿?啊!诸位大人!行行好吧,在处死我之前,请告诉我他是否还活着!”

“住口,妇人!这不关我们的事。”庭长回答。

“啊,可怜可怜我吧!告诉我他是否还活着!”她说话时合拢了她消瘦的美丽的手掌。听得见铁链顺着衣裙当当作响。

“行啊,”国王的律师不动声色地说,“我告诉你他就要死了,

你高兴了吧!”

不幸的姑娘跌倒在小木凳上,她不吭声,不淌眼泪,脸色惨白得像蜡纸。

庭长朝他脚跟前的一位官员说话——这个人头戴金帽,身穿黑袍,脖子上套着铁链,手中拿着棍子。

“执行吏,把第二个证人带上来。”

原来进来的是一头美丽的金角金足的山羊,它蓦地发现了那个波希米亚姑娘,立刻跃过一名书记员的桌子和头颅,两下子就跳到她的膝上,随后又姿态优美地走到女主人的脚前。但是被告一动不动,甚至不屑一顾。

“对,就是这个坏畜生,”法卢台老婆子说,“她们两个我认得一清二楚!”

雅克·沙莫吕打断她道:“诸位大人,咱们现在开始审讯山羊。”

山羊确实是第二名被告,在那个年代,因巫术诉讼而对动物审讯,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

这时,国王在宗教法庭的代诉人叫了起来:“如果附于山羊体内的魔鬼无视驱魔咒语,继续行妖作祟,如果它以此恐吓法庭,那么我们要警告它,法庭不得不对它施行火刑和绞刑。”

格兰古瓦吓出了一身冷汗。沙莫吕从桌子上拿起吉卜赛姑娘的巴斯克手鼓,以某种特定方式递到山羊面前,问它:“现在几点钟?”

山羊看着他,目光显示着聪明智慧,立即以金足敲了七下。果真是七点钟,听众席上一片惊恐。

格兰古瓦再也按捺不住,叫道:“它毁了自己!你们都知道,它并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后面的听众不准讲话!”那个执行吏立即厉声制止。

雅克·沙莫吕以同样的方式摆弄着手鼓,又让山羊做出好几个戏剧性动作:如说出日期、月份等等。这些戏法读者在前面都已见识过。他们在街上观看时,也许还多次为嘉莉的表演鼓过掌叫过好,但在司法宫顶的穹隆下,庭审使人产生某种幻觉,他们在惊骇中也认定山羊是魔鬼。

更糟糕的是:当国王代诉人取下挂在山羊脖子上的羊皮口袋,把里面的活动字母牌子统统倒在地上时,见到的却是那只山羊用前足在散乱的字母牌中挑出几个拼成了一个该死的名字“孚比斯”,巫术至此已暴露无遗,铁证如山,而那弓箭手队长就是受害者。无论是嘉莉的优美表演,还是审判官们的威吓,或者是听众的低声咒骂,她都置若罔闻、毫无感觉。

为了唤醒她,必须要一个卫兵毫不怜惜地推搡摇晃她,同时,庭长要拉大嗓门庄严宣告:

“姑娘,你是波希米亚族人,惯行妖术,你和这只妖羊合谋,犯了此案。3月29日夜间,你们与黑暗魔力相勾结,借助迷人术和咒语,用匕首刺杀了御前弓箭手队长孚比斯·德·夏多佩,你还拒不认罪吗?”

“可怕啊!我的孚比斯!”年轻姑娘用手捂住脸,叫道,“哦,这是地狱!”

“你还拒不认罪吗?”庭长再次冷冷地发问。

“是的,我否认有罪!”她以可怕的声调回答,并且站了起来,

眼睛闪出怒火。

“那你怎么解释指控你的事实?”庭长严厉地追问。

“我已经说过,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教士,一个我素不相识的教士,一个跟踪我的魔鬼教士!”她断断续续地回答。

“对了,是一个夜游僧侣。”

“啊!大人们!可怜可怜我吧,我只是个可怜的姑娘……”她跌回到座位上。

“一个埃及姑娘。”法官说。

“鉴于被告顽固不化,我请求动刑审讯。”雅克·沙莫吕和颜悦色地陈词。

“同意。”庭长说。

不幸的姑娘浑身直哆嗦,但是听到卫兵的命令,她还是站了起来,迈开坚定的步履,跟在沙莫吕和教会法庭的教士后面。两列尖尖的长戟,朝着一道便门走去,门被迅速地打开,待她进去以后,又立刻关上了。格兰古瓦非常悲伤,似乎看到一张血盆大口把她吞掉了。

庭审暂时休息。一位评议官提醒庭长,审讯的诸位老爷都已疲倦,距刑讯结束可能还有很长时间,庭长回答:身为法官应该懂得恪尽职守、自我牺牲。

“都怪那叫人恼火而又可恶的小贱人,偏要在大家吃饭时上刑。”一个年迈的法官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